

膚齋云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揮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絕實誼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自此中出成然寤遽然覺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文意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友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為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感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為他生之計毫釐

係念萬劫縈纏譬夫雖治之金亦抵以異而鑊錮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又沉於鼠手蟲子肝手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為寐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名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熱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

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此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時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林註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為之心無相為之迹登天遊霧致虛極也撓挑者宛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無所終窮未嘗死也編曲織簾也而已反真我猶為人所以發猗嘆之聲子貢怪而發問二人以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笑也皓已德行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死生其道難測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域之外者子遊方域之內者方外禮之意方內禮之文內外勢殊則不相及矣與造物者為人則造化不足擬其用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不足極其壽附贅懸疣者

氣之聚決死漬癱者氣之散異物者生死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為假同體豈其真哉遺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為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為桎梏亦猶天刑之不可解也蓋不得不然故云與汝共之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故問疇人孔子曰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道則侔於天者以天言之為君子侔於人者以天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天能人混同萬物又何疇人侔天之有哉

詳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為命者造化之所賦不能順形則於拘拘不無惡不能順命則於喘喘不無但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者雖殊其於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形也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忘命故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方外者之所為若天孔子則居方內而不辭安天戮而不避無事而生

定不必方外而後樂猶魚之穿池養給不必江湖而後安以道觀之孰知小人之非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子小人以疇侔於天人者言之彼三人者特賢於天之小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適又何區區於疇人侔天乎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為者自為自與則自治自為則無為此所以為相忘友登天遊霧高蹈絕塵也事撓而挑去莫然無際故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編曲歌曲鼓琴相和非為桑戶也欲嗟警眾人耳哭泣踴躍禮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修行無有不見踐言之迹無以命之未知其為君子乎方外者妙意方內者粗迹彼數子者方將與化俱而遊乎太空同混茫而不二以生死為水濕之生滅豈天雨之固為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乎造化之一體墮形體故忘肝膽黜聰明故遺耳目出自虛無入於空洞洞世莫染自得方外之趣安能為繁偽之禮以示眾人哉達人以目依

為務而以依聖迹為戮辱故雖聖賢趣其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波濤人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事而全生也順天然則忘禮法修禮法則失天然天之小人君子失天然者也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脩禮法者也能兩全者其為孟孫才乎

趙註相與於無相與以至無所終窮此姑射神人之道也前章但能齊死生此則有不死不生者焉子反琴張鼓琴和以反真為樂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道之所存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因問夫子將依方外邪方內邪孔子謂我與汝皆桎梏於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解也穿池而養給求安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安乎道也魚不離乎水人不離乎道遊方之內也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術遊方之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則真人道則偽此其所以異也
庸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為於無為登天遊

霧縹緲無極即遊乎萬物之表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不忘所始不求所終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柳之類編曲織箔也反真即復初禮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寓言按禮記載原壤理首之歌則知自古以來有此離世絕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有也脩行無有言無德行與造物為人即是與造物為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乎物之初贅疣痲痺喻此身為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生息死之意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風假合為身之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彷徨逍遙何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內邪方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得為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穿池而養亦足自給言得水不拘多少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畸人獨異之人故合於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

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相與於無相與以成交也相為於無相為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道遊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為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及真為樂則其音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為贅疣聽其懸附死為痲痺終於潰侯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為身限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為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

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枉措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足以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侷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侷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

始覺者邪且彼有厥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屬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與化爲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今在夢中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邪以變化爲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以形變爲旦宅日新其情不以爲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玄同內外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爲鳥夢爲魚無往

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

呂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莫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於臨尸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爲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爲樂爲人爲歎則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爲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彼有人之形

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不哀是自我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為鳥為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為覺為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為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乎此矣。

其既覺死生不能累況世俗之禮乎彼孟孫氏當其母死見人駭亦駭而心不損且屬陽生也形以喻宅凡人以情徇形故情形俱死至人知形非吾有視為旦宅故形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塵獨悟故曰特覺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言孟孫哭不出於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為難也吾生吾死無往非吾夢為鳥夢為魚隨所遇而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手夢而說手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既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為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為人笑此獻笑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而及於笑樂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人安其推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為一也。

心則不以形為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以生為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適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己者而無所憂故哭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強為適則不至於笑為人笑則不能排而去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而獻之之謂也其不至於哀宜矣安其推移而無損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寥寥而與天為一也。

碧虛註哭位居喪事死之禮無涕不哀達死之道此能盡行而進於知者也以死生為一條故莫可簡雖簡略死生而未能簡略哭位也夫有所避就者常情今之有身者化物既為化物從其所化今將化也安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為人哉今將不化也安知生居短景而交臂已失哉形隨化遷故有駭形心同空寥故無損心形乃神之傳舍今旦居之則修治明且遷徙為棄物唯達者隨變而常生故無情死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謂忘哀戚而哭位之不易也。

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已何處不吾夢為魚鳥而屬天沒淵亦猶是也人之迷惑死生覺夢久矣不識居長景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作適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推排之無著孟孫氏安於推排不但去化乃入於寥寥之天混冥而不一也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之名蓋魯國夫子謂孟孫盡死生之理造致知之域然不得不居喪不得不哭泣所謂簡之而不得也然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言孝於其母事生事死一也若化為物謂彼既化為異物矣其所不知者不生不化也又豈待其所不知者與之俱化而後已邪化者形也不化者非形其化不化惡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夫子謂回吾與汝未覺者也孟孫氏已覺者也人哭亦哭不知其然乃旦也言且為生夜為死世人認生以為我而不

知為夜之旦也吾所謂吾者亘古今而常存夢為魚鳥不知夢也今之言夢有以異於夢乎適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笑獻笑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推排而離於生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而與天為徒也

虛齋云進於知者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為已甚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造化而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彼知道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心閑無事故無損心旦宅也宅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乃言其自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哭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子鼓舞其文

觀者當別具一隻眼夢為魚鳥只是前篇化蝶之忘今之言者其覺其夢即周夢為蝶與蝶夢為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適之甚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入於寥寥一寥寥天一只造化做成名字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為友子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懼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吾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以蹀躞哭泣而為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推毀死者免於驚惶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栖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蝴蝶蜻蛉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

分殊潛候天地之氣應則蛇甲于此而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為他物所觸則志怒而變為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為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不在乎外而後樂因物而笑為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塞遠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為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為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手陰功密行解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為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

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名九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剗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遺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採桑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郭註黜以仁義剗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自得之場意而不敢求涉中道願遊其藩籬而已許由不然之意而謂天